

清代女力突圍 拋卻才女之累的彈詞創作

本院媒體小組莊崇暉 / 採訪報導

十九世紀末，全球女性才逐步擁有投票與參政權，時至今日，許多社會運動者依然奮力在男性掌權的社會中爭取女權。然而，距今約250年前，中國傳統社會的女作家也遭遇類似困境，不過她們寄情於寫作，試圖走出閨房，以抗衡男性文人掌權的主流社會體制規範，表達更深層的情慾感受與對家國社會的關懷。

中央研究院2017年壓軸場知識饗宴「從才女之累到才女不寐—清代女性小說中的情感與想像」，邀請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所長胡曉真從清代的彈詞小說，闡述女性作家如何在中國傳統社會藉由文學找到壓抑生活的破口，發展屬於女性作家的文藝社群，進而書寫女人心事。

不願為累所累的李清照

胡曉真說，漢學家艾朗諾曾指出，中國傳統社會普遍認為女性的文藝之才是重擔、負累(burden)，女性作家的手筆如同身體的一部份，不應該暴露。因此，彼時女性創作者不管寫得多好，都無法安心地把作品流傳出去，所以多數寫完後即焚燒或死前全部毀棄，才能確保自己是清白的、受人尊敬的菁英女性。

即使如此，仍有女性創作者展現不一樣的態度。詞人李清照便試圖衝破宋代社會對女性的限制。胡曉真說，李清照除了寫尋尋覓覓，也有許多對大時代不滿的作品，如「生當作人傑，死亦為鬼雄。至今思項羽，不肯過江東」。胡曉真引述艾朗諾的觀點表示，宋代並非沒有女性寫作，只是沒有廣為流傳，而李清照不忌諱傳播作品，且試圖把自己塑造成和男性文人相同地位，剝除社會強加於女性之「累」。

《再生緣》中的明清女性心聲

相較於在男性文人把持的社會中掙扎的宋代女性，明清時期的女作家雖然仍受社會規範限制，但創作慾望更發達，作品流傳更廣。胡曉真說：「明清時期女作家會形成地域、師門、家族或心靈上的群體，全心全意投入創作，廢寢忘食，以此為榮。」不過，女作家並沒有因此擺脫負累，還是持續掙扎奮鬥，因為「正位於內」仍是彼時女性的枷鎖。

其中，就敘事文學來說，傳較廣的屬清代女作家陳端生所著的《再生緣》，多達60萬字的書中描寫元代的三大家族故事，女主角孟麗君才貌雙全，但為躲避他人構陷，女扮男裝且更名潛逃，之後通過科舉考試進入朝廷，官拜兵部尚書。雖與夫婿身處同一朝廷，但並未相認。後來因酒醉暴露身份，父親、未婚夫和皇帝不斷壓迫她承認自己為女性，致使她進退兩難。然而，因為陳端生的真實生活遭逢鉅變，故事在此戛然而止。

中斷寫作14年後，受盡人生磨難的陳端生重新提筆寫作《再生緣》，不過最終仍沒有寫完，而由後人增補完成。胡曉真表示，儘管陳端生歷盡艱辛，面對女性生命困境有許多反思，但孟麗君應該卸下官服，重新戴上金釵？抑或無論如何也不放棄政治生命？陳端生似乎無法替孟麗君作出抉擇。

清代女性的密語之地：彈詞小說

胡曉真指出，《再生緣》在江南地區流傳廣泛，主因也是使用當時流行的講唱藝術「彈詞」形式創作。彈詞以七字體為主，韻散交雜，表演時以三弦、琵琶伴奏，風格細膩柔美、纏綿。而明清女作家選擇彈詞是因為當時女性喜歡聽彈詞表演，預期其他女性可能也喜歡，自然以此形式創作。

再者，彈詞被認為不登大雅之堂，男性文人對於女性用彈詞形式創作根本不屑一顧，不讀也不看。胡曉真表示，壞處是女性作品無法得到更多注意。好處是女性可以寫出詩、詞中不便表達的情感慾望，而不碰觸

到當時男性文人的主流社會規範，藉此擺脫不少才女之累。

以文學突圍 創造不朽的可能

胡曉真進一步欲傳達的是，不論是李清照或是陳端生，明清女作家的寫作都在為自己創造「不朽」的可能性。此語源自儒家的三不朽：立德、立言、立功。對當時女性而言，名聲隨血肉灰飛煙滅是非常深沉的恐懼，因此女作家追求留存於世的可能，而立言即是在閨房也能從事的創作活動，寫虛構小說時也在寫自己，所謂「才女不寐」即是從追求不朽的創作中產生。

除了追求終極的人生不朽的生命意義，根據胡曉真的研究，以《再生緣》開展的文本網絡也可以看到清代女性小說發展的重點，包括走出閨門進宮當官，建立個人公眾事業，以及探索個人情感與情慾的可能。但因時代限制，故事幾乎都是以女主角「女扮男裝」推展情節。

再生緣的餘波蕩漾：女扮男裝的實驗寫作

如清代李桂玉的《榴花夢》盛極一時，故事中的女主角幾乎都透過「女扮男裝」追求成功。《榴》的女主角桂桓魁生於唐代，女扮男裝經略天下，文治武功震古鑠今，因而被皇帝封為藩王。作家也絕不會忽略女性的情感面，如《榴》中深刻地以血淚刻劃桂桓魁和女扮男裝的表妹的同性之情。胡曉真說：「榴花夢中的性別轉換很複雜，包括情慾、感情佔有，以及與男性競逐的情節，太多層次都值得當代讀者去想像。」

清代作家邱心如則認為《再生緣》的孟麗君不肯換回女裝，讓父母憂心實為不孝。因此，其著作《筆生花》便設計一位近似孟麗君的女主角。不同的是，主角沒那麼堅決地跟社會體制衝撞，而是選擇接受女性命運，把不滿埋怨藏起來，以不得已的心情面對未來人生。

然而，清代女作家侯芝則認為《再生緣》打破天地的、陰陽的、男女的和諧，必須要彌補。因此侯芝的《再造天》寫道，孟麗君寵溺夢想成為武則天的女兒，最後真的實現女皇統治，卻造成國家動盪、遍地瘡痍。但是故事重點不在孟麗君女兒，而是孟麗君如何反省自己的過去。胡曉真認為，儘管侯芝指出《再生緣》危險的一面，但仍可看到她想像武則天形象的女性時，不自覺流露出欣喜和痛快。因此，孟麗君的自省並不能消解小說中女性想成為強人的意志。

整體而言，受《再生緣》影響，清代女性文學作品遍地開花，不過從結局的差異還是能看出當時女性於傳統社會中的不同認知、妥協與掙扎。胡曉真總結時提到，在當代重讀這些小說，不能僅以女性主義、性別革命的單一想法看這些作品。因為女性彈詞小說除了不斷在文本中展現自我，同時也深具家國意識，以及強烈的情感表達，和對社會體制的屈從與抗衡等多重意涵。